璩家花園

葉兆言 著

中和出版
OPEN PAGE

陳寅恪 1957 年題

王觀堂《人間詞》及《人間詞話》新刊本：

世運如潮又一時，

文章得失更能知。

沈湘哀郢都陳跡，

勝話人間絕妙詞。

目　錄

第一章

1970 年 ……001

祖宗閣，天井混沌初開

第二章

1954 年 ……075

母親，天井不知道那些往事

第三章

1971 年 ……115

青工天井和阿四，齊腰褰似褲

第四章

1957 年 ……155

麻雀之劫，穿獵裝的璩民有

第五章

1979 年 ……183

婚禮，第八個是銅像

第六章

1964 年 ……213

費教授，政協委員

第七章

1976 年 ……257

1976

第八章

1983 年 ……295

民天文化

第九章

1986 年 ……343

阿五的分屍案

第十章

1989 年 ……385

李擇佳的最後歲月

第十一章

1999 年 ……427

璩達的高考之年

第十二章

2019 年…… ……471

後　記 ……524

第一章

*1970*年

祖宗閣，
天井混沌初開

1

1970 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在璩家花園，我們看見李擇佳又一次來到民有家。名義上，她只是去幫民有父子縫補衣服。這一年，四十七歲的李擇佳，因為微胖，或者說因為豐滿，臉上還沒有甚麼皺紋。若是用半老徐娘來形容，應該說也不太合適，按照古人說法，根據歷史的記載，真正的徐娘不過三十出頭。李擇佳是五個女孩子的母親，眼見着快五十歲，卻一點都不顯老，稍稍收拾打扮，說風韻猶存並不過分。李擇佳是個很漂亮的女人，春天差不多了，天氣正在變熱，已經有點初夏的意思。胸前別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的民有，與兒子天井正說着甚麼話，突然看見門外站着的李擇佳，按捺不住驚喜，一本正經地來了一句：

「喲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這話是說給兒子天井聽的，他知道她會來，他正在等她來。李擇佳聽了十分不樂意，我們可以看見她的臉沉了下來，不是很開心地回了民有一句：

「甚麼叫我怎麼來了，難道不是你喊了才來，還真以為我會送上門呀！」

民有知道自己說的話不太妥，本來就是打個馬虎眼，乾脆借坡下驢，調笑說：

「那也說不定，這個很難說的。」

李擇佳看了天井一眼，看他傻乎乎的沒任何反應，回過頭來看着民有：

「把話說說清楚，說清楚好不好，難道我這人在你眼裏，真的

就那麼那個？」

民有連忙說：「不那個，不那個。」

李擇佳偏還要追着問：「甚麼不那個不那個，那個甚麼，到底甚麼，你給我說說清楚。」

我們可以聽見民有不懷好意地一陣乾笑，笑完了，看了兒子一眼，看了看完全無動於衷的天井，說：

「沒甚麼，沒甚麼。」

李擇佳說：「你不就是想說一聲我賤嘛。」

民有說：「不是不是，賤的是我，是我賤，是我賤。」

李擇佳氣不過，也拿他沒辦法，說：「你這人是真不要臉——」

民有聽她這麼說，樂了，很快樂，他喜氣洋洋地又看了天井一眼，涎着臉說：

「我這人最大的優點，就是不要臉，死不要臉。」

這一年，民有四十四歲，看上去一臉風霜。他的兒子天井十六歲，是個有點遲鈍的孩子。說天井還沒開竅，他已經開竅了，說他真開竅了，又好像甚麼都不太懂。李擇佳時不時地會替民有父子做這做那，打掃衞生、縫補衣服。天井一點都沒覺得這不過是幌子，沒覺得這是老情人相會的一個藉口。天井根本沒往那方面去想，他那時候那歲數，對男女之事已知道一二三四，對他爹和李擇佳的私情，竟然會遲鈍得一點感覺都沒有。在父親民有眼裏，李擇佳依然還有幾分姿色，在兒子天井眼裏，她差不多就是個老大媽。隔一段日子，李擇佳會上一次門，會到他們家來一趟。天井一直在偷偷地喜歡李擇佳家的阿四，因此，心裏非常歡迎她上門，看到李擇佳便能想到她女兒阿四，要是她能帶着阿四一起

上門就更好了。

民有隨手拿出了幾件衣服，又拿出一個生鏽的舊鐵皮月餅盒，裏面放着針線布頭之類，弄半天才將鐵皮盒打開。李擇佳打量那些衣服，問這幾件衣服洗過沒有，乾淨不乾淨，拿起其中一件，說怎麼還會有污漬。兩個人有一句無一句地說話，東拉西扯不着邊際。天井傻乎乎在一旁聽，毫無離開的意思，弄到最後，民有終於憋不住了，嚇了嚇嗓子，讓兒子該幹甚麼，趕快去幹甚麼，想去哪兒玩，就去哪兒玩，天不黑別回來。

最後一句「天不黑別回來」，本是句氣話，他知道兒子一旦出去，自然是天不黑不會再回來。十六歲的天井，個頭已大人模樣，已經和成年人一般高，嘴邊也有了毛茸茸的小鬍子，心智上仍然是個沒長大的孩子，仍然沒有完全明白事理，仍然沒心沒肺。民有讓他出去玩，他也就不想再在這個家裏繼續待下去。

天井一離開，民有趕緊去把門關上，蠢蠢欲動毛手毛腳。李擇佳在忙針線活，手上閃閃發光的針尖對着民有，說當心被我扎到，說你着甚麼急，等一會好不好，別急吼吼的好不好，等人家把手上的活先忙完。又說好不容易見上一面，難道不能好好地說說話，聊聊天。雖然是大白天，門一關上，房間裏頓時有些陰暗。民有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是夜光的，隱隱地放出白光來，李擇佳覺得奇怪，盯着看，他就跟她解釋，為甚麼它會發光，甚麼叫夜光，自己是怎麼擁有的，這樣一枚像章又是如何珍貴。

李擇佳就問：「這得花多少錢買？」

民有很得意地說：「我告訴你，花多少錢都買不到，不是花錢就能買到的。」

李擇佳讓民有把門打開，房間裏太暗，做不了針線活。民有說我們要說話可以，要聊天可以，針線活就別忙着做了，待一會再說行不行，待一會再縫再補行不行。李擇佳說那就先說話，先聊聊天。民有翻箱倒櫃，在找東西，李擇佳問他找甚麼，他也不回答，只顧自己埋頭找。李擇佳問到底在找甚麼，為甚麼不回話。民有說我也不知道把它放哪了，應該在這的，怎麼就沒了。又說其實找不到也沒關係，我是怕天井看到了不好，隨手這麼一放，就忘記放哪了。李擇佳已知道他要找甚麼，民有還在嘀咕，還在嘰里呱啦囉唆，說記得明明放在這箱子背後，肯定是天井拿了，這小子就喜歡亂翻。說着，他總算找到了那個鋁皮小香煙盒，獻寶似的對李擇佳亮了亮。

民有說：「看來是我記錯了，它其實還是在老地方。」

我們看見那個鋁皮小香煙盒被民有打開了，裏面裝着一隻反覆用過的避孕套，或許是洗得不夠乾淨，或許是抹上了一層滑石粉，空氣中立刻有了一種怪怪的味道。民有拎起那隻發黃偏黑的避孕套，輕輕抖着，把附在表面的滑石粉抖掉，放在嘴邊吹，很嚴肅地往套子裏面吹氣，看它漏不漏。看着一絲不苟的民有，看着他十分認真的樣子，李擇佳又好氣又好笑。

民有說：「想不到這個天氣，說熱就熱了。」

李擇佳說：「可不是嘛，前幾天我還穿着棉襖，我那地方見不到太陽，陰冷陰冷的，沒想到今天就這麼熱起來了。」

我們可以聽見這兩個人又開始七拉八扯，說了一會毫不相干的閒話，然後言歸正傳，話題又繞回來。民有的手上，一直還拎着那隻避孕套：

「真要找不到這玩意也好，我們索性生個兒子，索性光明正大，就光明正大，讓人家想怎麼說，就怎麼說，說甚麼也煩不了，煩不了那麼多。」

李擇佳說：「想得倒美，如今我都這歲數了，怕是沒辦法給你生兒子，你早幹甚麼了，早幹甚麼了！」

民有說現在說不定也還來得及，這就可以來一個明媒正娶，各自去打個報告，等雙方領導批准，就去領結婚證。這個事還真得抓緊，大家年齡也都不小，沒必要再拖下去，再拖就真的老了。這些年，雙方的處境都不好，民有混得糟糕透頂，李擇佳也好不到哪去。事到如今，可以說水到渠成，他們之間本來就那樣了，你情我願談婚論嫁，按說也不算是甚麼事，真不算甚麼事，沒想到話說着說着，焦點最後會落在一台縫紉機上。

面對民有的求婚，李擇佳歎了一口氣，一肚子苦水，終於倒了出來：

「璩民有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，過去這些年，你是怎麼對我的，我是怎麼對你的。我呢，真也沒少給你佔便宜，你我這樣，我們這樣的身份，確實都一把年紀了。怎麼說才好呢，不談甚麼明媒正娶，我早就是殘花敗柳，不過不能太便宜了你，太讓你不把我當回事，不能讓你總是佔便宜。我呢，也沒有別的要求，你能送我一台縫紉機就行。」

李擇佳也不是一定真要甚麼縫紉機，她只是覺得不能太便宜眼前的這個男人。該講價的時候，還是要講一下，該搭搭架子，還是要搭搭架子。真要是沒有一台縫紉機，也沒甚麼太大關係，她才不會太逼民有，她內心其實很願意嫁給他，看民有的現實狀

況，他也買不起甚麼縫紉機。一台新的縫紉機可不便宜，民有真要是有能耐，心裏真是有她李擇佳，哪怕去舊貨店弄一台舊的縫紉機也行。

民有說：「不就是買一台縫紉機嘛，沒問題。」

「又吹牛了，你真沒問題？」

「沒——沒問題！」

民有的語氣並不怎麼肯定，眼睛都不敢再看着李擇佳。

李擇佳很熟悉他的這種眼神，笑了：

「我就知道你又是吹牛，甚麼時候你如果能不再吹牛就好了。」

民有不服氣，說：

「吹甚麼牛，不就是一台縫紉機嘛，我說沒問題，就應該沒問題。」

「弄台舊的就行。」

「這甚麼話，要買就買新的，新的多少錢？」

李擇佳知道這玩意多少錢，她太知道了，每次去百貨公司，都會忍不住去看一眼縫紉機，摸一摸作為樣品擺放在那的縫紉機。一台全新的「蝴蝶牌」縫紉機大約一百五十元，還要憑票才能供應。如果說那年頭李擇佳最想添置甚麼，毫無疑問，也就是一台縫紉機。

李擇佳並不是很相信地又問了民有一句：

「真的沒問題？」

民有最初也就是隨口一說，聽說要一百五十元，這可不是個小數目，心裏免不了咯噔一下，又好像突然想到了甚麼，頓時信心百倍：

「沒問題——」

民有揚了揚手，在空中打了個響指：

「一台新縫紉機，沒問題，我的李園長。」

李擇佳依然不是很相信，或者說根本就不相信，聽他喊自己「李園長」，撇了撇嘴說：

「又要發神經病了是不是，你喊甚麼李園長呀，我不當那個甚麼園長，都多少年了。」

2

三天以後，我們看見李擇佳正迎面走過來，她這是準備去費教授處幫他打掃衛生。前一天送晚飯，她與年老的費教授，曾有過一場模棱兩可的對話，對話看似漫不經心，其實說者有心，聽者有意，讓李擇佳多少感到一點不痛快，很不痛快。她的工作很像後來的鐘點工，或者乾脆直截了當地說，就是費教授不住家的用人。每月雖然只有十五塊工錢，對於沒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婦女來說，這是一份還不錯的差事。費教授此時已七十七歲高齡，走路有點蹣跚，頭腦也是一會清醒，一會糊塗。

每天上午九點鐘，費教授必定準時出門，散步去附近小公園，打一套很不規範的太極拳。因為住得不太遠，李擇佳每天照例要去費教授處好幾次，上午先去一次，幫他收拾房間、洗洗換下來的衣服、掃地、倒馬桶，然後在吃中飯時，為他送午餐，到吃晚飯，再為他送晚餐。費教授會另外交付十塊錢伙食費，除了

一天一個水煮雞蛋，對吃甚麼沒有特別要求，李擇佳家吃甚麼，他就吃甚麼。費教授與李擇佳之間的對話，發生在昨天晚上。費教授一邊吃着李擇佳送去的晚餐，一邊問她是否看見有人進過他的房間，是否有人翻過他的寫字桌抽屜。

費教授這一番問話，加上不太友好的語氣，顯然是表示他發現自己少了甚麼，在懷疑有人拿了他的東西，或者乾脆說對李擇佳有所懷疑。既然他這麼問了，李擇佳不得不反問一句：

「怎麼了，費先生有甚麼東西找不到了？」

費教授遲疑了一下，想說，又不說了，繼續吃飯。在費教授的目光中，李擇佳看到一種不信任，因為不信任，所以欲言又止，把準備要說的話藏着掖着。她的自尊心頓時受到傷害，儘管費教授與李擇佳之間是雇傭關係，是主與僕，是東家和用人。在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時代，大家的關係應該是平等和友好的。他們這是屬於互相提攜，互相幫助，費教授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對她。幾個月前，為了寫字桌上的一把銅尺，他們之間產生過一次不愉快。費先生非要說是李擇佳拿走了銅尺，說他明明是放在寫字桌上，早晨還看到它在那，李擇佳一離開就沒了，不是她拿走了還能有誰。

李擇佳為此感到十分委屈，好在那把銅尺不久又在書堆裏找到了，為此費教授還專門向她道歉。事實上，銅尺夾在一本書裏，就在他看過的那一頁上，費教授終於想起來，當時是為了便於再次翻閱，他特地把銅尺夾在那一頁上，萬萬沒想到，轉眼把這事忘了，忘得乾乾淨淨。今天顯然又發生了同樣的事情，費教授大約又把自己的東西放在甚麼地方，又找不到了，然後呢，就懷疑

到了李擇佳頭上。

李擇佳說：「是不是又少了甚麼東西？」

費教授搖了搖頭，還是不說話。

李擇佳又說：「寫字桌的抽屜是上了鎖的，怎麼會有人動過呢？」

這話的潛台詞就是，既然費教授你都上了鎖，誰又能動得了那張寫字桌的抽屜呢。

那年頭，好像也沒甚麼賊，各家各戶的房門，通常都是不上鎖。歷經過一次次戰亂，璩家花園這一片地區，早就成了一個又一個大小雜院。每一道大門進去，都會有好多戶人家，鄰里之間大多不會見外，都是熟人。費教授住在二樓，這地方位置優越，居高臨下，原來是璩家花園的藏書樓。根據傳說，此處離錢謙益的「絳雲樓」舊址不遠。當年的絳雲樓名冠東南，圖書收藏豐富，與清廷內務府藏書可以一比，是南京歷史上最有名的藏書樓之一，可惜後來毀於一場大火。天井的高祖建造璩家花園，仰慕前賢，追求風雅，也在此處蓋了個藏書樓。

璩家花園的藏書樓，與絳雲樓當然不可同日而語。它取名為「鵾游閣」，語出《千字文》中的「游鵾獨運，凌摩絳霄」。在鵾游閣前，本來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園，有個用太湖石堆砌起來的假山，還有個小山洞。費教授剛搬來時，那個太湖石假山還在，還有小孩子爬來爬去，鑽進鑽出。後來修仙鶴橋，急需石料，就把這些太湖石移了過去，砸碎了，當作建築材料。原來的假山處，另起了一排民房，就豎在費教授窗前，黑乎乎的房頂，有礙觀瞻，很難看的。

嚴格說費教授住處所在的位置，只能是當年藏書樓的一角。

東邊的二樓，大部分早已坍塌，房管所的人前來維修危樓，乾脆把坍塌部分鋸開拆除，於是費教授所住的這個地方，就顯得非常奇怪，特別單薄，窄窄的，孤零零的，豎立在一片雜亂的矮房子當中，好像是個很突兀的炮樓。通往二樓的樓梯，也是改造過的，很窄很陡，筆直，有了樓梯的支撐，看上去搖搖欲墜的二樓，從此安然無恙。

費教授與李擇佳前一天的對話，最後不了了之。第二天，李擇佳去得略遲了些，一路上，還在回想當時的對話，心裏仍然有殘存的不痛快。這時候，費教授肯定去公園打太極拳了，過去的一段時間，他老人家的記憶力正在變壞，常常會忘記事。老年人記性就是這樣，越是記不住，越是要表現出自己能記住，越是要表現出自己不糊塗。李擇佳明知道沒必要太計較，犯不着跟老先生生氣，心裏那點不痛快，卻一直堵塞在那裏，排解不了。她不知道費教授發現自己少了甚麼，她根本就不知道他那寫字桌抽屜裏究竟有甚麼，費教授從來都不會當着李擇佳面打開抽屜。

二樓上似乎有動靜，好像是關拉抽屜的聲音。李擇佳正準備上樓，樓上的響聲讓她感到疑惑。難道費教授沒出門，難道他還在樓上，李擇佳帶着疑惑準備上樓，又停了下來，心裏在想，如果費教授還在，如果是他，不妨等他關好了抽屜再上去，等他把抽屜鎖好了再上去。

李擇佳對樓上喊了一聲：「費先生你還在家呀？」

樓上沒有回答，卻有一陣慌亂的腳步聲。李擇佳也沒多想，這自然是表明費教授還在。她扶着樓梯把手開始上樓，一邊上樓，心裏還在嘀咕，他老人家為甚麼今天不出門呢。樓梯走到一

半，樓上似乎又有了動靜，又是甚麼東西在碰撞。樓梯走完了，李擇佳站在樓梯盡頭，她發現房間裏沒有人，費教授並不在房間裏。這真是很奇怪，明明聽見有聲音，明明是有動靜，為甚麼一個人也沒有，為甚麼。難道自己聽錯了，難道只是錯覺，李擇佳站在那發怔，突然，她發現牆角那蹲着一個人，沒錯，確實是一個人，抱着腦袋蹲在牆角，背對着她。

李擇佳喝道：「你是誰，你在這幹甚麼？」

那個人雙手抱着腦袋，背對着李擇佳不動彈。

李擇佳又喊了一聲：「喂，喂，怎麼回事？」

那個人突然回過身來，李擇佳這時看清了他的臉，竟然是天井，是民有的兒子天井。她想不明白天井為甚麼在這，為甚麼會在費教授的房間。天井一臉恐懼，驚慌失措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着李擇佳。讓李擇佳感到疑惑的，不僅是天井這麼傻傻地站在自己面前，更讓她吃驚的是，費教授寫字桌的抽屜竟然被拉開了，敞開在那，被拉到了一半的位置上，顯然還沒來得及拉好，還沒來得及關上。滿臉驚恐的天井突然朝着她衝過來，李擇佳想拉住他，想問個明白，沒想到他一把沒能甩開她，竟然用力一拉，結果李擇佳被他拉了個後仰，從高高的樓梯上摔了下去。

3

故事說到這裏，我們必須打打岔，說點別的甚麼，整理整理頭緒，簡單交代一下人物關係。

先說一說李擇佳，不妨把這個女人的身世粗略地介紹一番。李擇佳生於 1923 年，二十歲時，也就是在 1943 年春天，嫁給了住在璩家花園的侯晉如。侯家當時也算是城南的大戶人家，李擇佳出嫁的時候，從鼓樓二條巷的家裏出來，坐上豪華馬車，到中華門走釣魚台，繞了一大圈，在鑼鼓聲中，終於到了侯家門口，進大門前，把馬拴在門口繫牲口的石樁子上，再被人攙扶着下車。

那年頭南京的結婚風俗，新娘子不能腳踩地上，於是就在地面鋪上裝了米的布袋。李擇佳走在米袋上，有人不斷地把後面的米袋往前挪移，然後就這樣小心翼翼，一步又一步，一直移到拜堂的地方。儘管已經開始破敗，侯家那時候還有點錢。他家的宅子有好幾進，新房安排在第三進的樓上，紅紙也一直追貼到樓上，連樓梯上都貼滿了紅紙。婚禮十分隆重，應該說辦得非常風光，非常有面子，燃放了好多爆竹。

李擇佳丈夫侯晉如生於 1920 年，正經的大學畢業生。家裏有錢，人也很體面，卻談不上多能幹，有點書呆子氣。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在走下坡路，李擇佳嫁過來以後，接連生了五個女兒。1952 年的「三反」「五反」運動，已成為祖傳皮貨店老闆的侯晉如犯了錯誤，罪名是偷稅漏稅和偷工減料，也就是犯了「五毒」中的「兩毒」，被關押拘留，最後又被罰款，從此一蹶不振。接下來社會主義運動「一化三改」，公私合營，他成了一家皮鞋廠的副廠長，很快又被降為車間主任。然後在 1957 年夏天，他生了一場病，不明不白地一命嗚呼。侯晉如是侯家的長房長孫，李擇佳沒為他生兒子，丈夫又是那樣的結局，可沒少捱婆婆的白眼。婆婆嘴很毒，說李擇佳沒有旺夫相，說她如果再嫁人，也還是克夫，

命裏就不應該有男人。

李擇佳自己初中肄業，嫁到侯家，開口閉口，大家都管她叫侯太太。時間長了，大家都這麼稱呼，她也差不多忘了自己姓甚麼。1958 年「大躍進」，同一條巷子的幾位家庭婦女，組織起來，合辦了一個縫紉小組。一共是七個人，有縫紉機的搬出縫紉機，會裁剪的裁剪，能縫紉的縫紉。在街道居委會支持下，正趕上大煉鋼鐵，勞保手套和護腳布套緊俏，縫紉小組的訂單源源不斷。於是招兵買馬擴大隊伍，歇人不歇機，沒日沒夜地幹活，很快初具規模。李擇佳是縫紉小組的重要成員，幾乎可以算是發起人，最初唯一的一台縫紉機，就是她家的。

當時報紙上以《告別家庭婦女》為題，報道過這件事。一年過後，縫紉小組發展成一家服裝廠，專門生產勞保服裝，規模變大了，最初只有「七仙女」的小組，竟然發展到兩百多人，而且還有了一個正式的名稱「永紅服裝廠」。服裝廠裏女同志多，幾乎全是不願再做家庭婦女的婦女，孩子也多，為解決後顧之憂，李擇佳接受了新任務，擔任廠幼兒園園長。民有嘴裏的「李園長」稱呼，就是這麼來的。以李擇佳的能力，憑她的資格，完全可以擔任服裝廠廠長副廠長，可是組織上這麼安排，她也就只能乖乖接受，老老實實地服從。

接受了任務就得好好幹，李擇佳是位能幹實事的女人，在她領導下，幼兒園辦得像模像樣。民有的兒子天井就進過這個幼兒園，幼兒園只接受本廠職工的孩子，天井沒有母親，他母親早死了，民有從江寧鎮勞動改造回來，把天井從高淳的外婆家接回來，沒辦法照顧他，便向李園長求救。結果李擇佳破例收下了天

井，民有因此對她十分感激。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，李擇佳對天井這個沒媽的孩子也是特別照顧，有時候民有忙得忘了去接兒子，她便把天井帶回自己家。在天井記憶中，李擇佳家有一張很大的紅木床，床架上雕着花，還有兩個小抽屜，他依稀還記得，還有一些模糊的印象，自己在那張床上玩過，與侯家的阿四阿五兩姐妹打鬧過。

天井上小學後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民有沒見過李擇佳。再次見面，已經是 1966 年的「文革」初期。這時候，頭上有了一頂右派帽子的民有，一改往日習慣性的認錯認罪，突然變得神氣活現。有一天，他帶着兒子去剃頭，從理髮店裏出來，看見李擇佳正迎面走過來。這一次的見面純屬偶然，結果卻令人意外，不同尋常。街上亂哄哄的，你來我往，有隊伍在遊行，戴着紅袖章的造反派在喊口號，被批鬥的人在遊街。

民有看着李擇佳，李擇佳也看着他。兩人先都裝作不認識對方，想不看對方，又忍不住還要看對方。李擇佳的態度還算坦然，民有便有些鬼鬼祟祟，帶着一點曖昧的笑。

民有明知故問了一句：「這不是李園長嗎？」

天井不知道李園長是誰，他已不認識眼前這個女人，畢竟幼兒園的記憶很模糊。

李擇佳說：「還甚麼李園長，我現在早就不在幼兒園上班了。」

民有父子住的地方，與李擇佳住的地方，並不太遠，大家都在一條街上，也就隔着幾個門牌號碼。過去的這些年，大家雖然不曾見面，各自的事情多少也知道一點。民有知道李擇佳丈夫不在了，知道她的狀況並不是太好。李擇佳摸了摸天井的頭，說有

幾年不見，天井他都長這麼大了，現在幾年級了，在哪個小學讀書。問完了這些，她也不在乎天井是否回答，又接着不無關心地問民有，問他近來怎麼樣，言下之意，無非現在形勢這個樣子，他的日子還好不好過。

沒想到民有很得意地說：「我現在是革命群眾。」

說完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紅袖章，上面印着黃字，寫着「某某造反隊」字樣。李擇佳看了非常意外，不知道說甚麼好，也不明白他為甚麼把紅袖章揣在口袋裏，而不是套在胳膊上。

民有反問李擇佳：「你呢，你現在怎麼樣？」

「我——」李擇佳遲疑了下，說，「我現在也是人民群眾，普普通通的群眾。」

這話不僅說的人說得彆扭，聽的人聽着也彆扭，甚麼才叫普普通通的群眾呢。

李擇佳只好再補充一句：

「我現在是家庭婦女。」

不過她心裏卻在嘀咕，眼前這個歷史背景複雜，名聲又不太好，還戴着右派帽子的民有，怎麼就風水輪流轉，突然也成了革命群眾，而且還是造反派，口袋裏還揣着紅袖章。街上的人在呼喊口號，在喊打倒誰打倒誰，李擇佳往呼喊口號的方向看了看，重重地歎了一口氣：

「唉，我現在是家庭婦女。」

說完，她又重複了一句：

「我就是家庭婦女。」

李擇佳沒有說錯，她現在確實就是一名沒有工作的家庭婦

女，一名沒有任何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。隨着職工子女的減少，附屬幼兒園說沒就沒了。從家庭婦女到縫紉小組的「七仙女」之一，到大集體性質的永紅服裝廠的工人，再到廠辦幼兒園園長，最後又變成家庭婦女，李擇佳回憶起自己走過的路，充滿了悔恨，充滿了不甘心。不管怎麼說，她是「七仙女」之一，可以說是這個服裝廠的創始人，是功臣，真正的元老級人物，幼兒園停辦後，再想回到服裝廠去，得到的答覆是暫時還不讓正式進入，要先享受一陣臨時工的待遇，還要經過上級分管部門的正式批准才行。

李擇佳一賭氣就不幹了，她本來就是家庭婦女，再回家做家庭婦女也沒甚麼了不得。「告別家庭婦女」代表着一種時代進步，大不了她不進步就是了。李擇佳的丈夫雖然死了，畢竟曾經還是資方老闆，按照國家對資本家實行的贖買政策，李擇佳可以吃股份的定息，她不上班，靠着定息也不至於餓死。明知道這定息也是有期限的，說沒有就會沒有。說好支付七年，後來又增加了三年，為了賭氣，李擇佳沒有去想「真正期滿以後怎麼辦」，也就圖個一時痛快，做家庭婦女就家庭婦女吧。

結果當然是嚴重的，在後來的日子裏，李擇佳嚐到了沒有一份正式工作的苦頭。不上班是自由了，可是沒有經濟收入，自由也就變得不自由。李擇佳開始為別人帶孩子，在家糊紙盒子，最後不得不做用人，當保姆。1966 年「文革」開始，也是李擇佳感到最不好過的時期，這一段日子，除了剛出嫁的大女兒有份工作，其他四個女兒都在讀書，阿二上大學，阿三是初中，阿四和阿五是小學，老婆婆還在，全家老老小小六個人，六個女的，都

要靠李擇佳一個人支撐，都要靠她一個人養活。因此，李擇佳在街頭與民有又一次偶遇，神氣活現的民有竟然還稱呼她是「李園長」，讓她難免百感交集，差一點把眼淚給引出來。

街頭偶遇的一個月後，垂頭喪氣的民有帶着天井，突然來到了李擇佳家。他們父子又一次出現在她面前，李擇佳着實吃了一驚，沒想到會這樣，不明白為甚麼會這樣。民有父子是由幾個戴着紅袖章的造反派押送過來的，天井手裏還抱着一個黃書包，裏面放着他的換洗衣服。李擇佳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，民有看了看造反派的臉色，十分沉重地與李擇佳商量：

「天井這孩子，恐怕要給李園長添麻煩了，我只能麻煩你幫着照料一下，給他一口飯吃，我這是又犯了錯誤，一時也顧不上這孩子了。」

李擇佳仍然不太清楚怎麼一回事，為甚麼民有會被戴着紅袖章的人押着過來，為甚麼他要把兒子託付給她，為甚麼要讓天井在她這裏搭伙吃飯。

戴着紅袖章的造反派很嚴肅地對李擇佳說：

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璩民有，經過我們革命組織的研究，必須立刻隔離審查。他的這個兒子，我們決定暫時由你負責他的伙食，我們的兵團會從璩民有的薪水裏，扣錢給你。」

民有結結巴巴還想說甚麼，還想解釋，造反派一聲斷喝，讓他閉嘴。於是李擇佳甚至都沒有來得及拒絕，稀裏糊塗地，莫名其妙地，天井就這麼被留了下來，就這麼被強行留在了李擇佳家。這時候，天井十二歲，正準備升初一，就要上中學。一切都發生在轉眼間，民有被帶走了，臨走，父子倆你看了我一眼，我

看了你一眼，大家又都看了李擇佳一眼，然後就這樣，稀裏糊塗加上莫名其妙，天井便留在了李擇佳家。

時間還是夏天，天井穿着短褲汗衫，黃書包裏放着換洗衣服，衣服裏還包着一個金邊飯碗。李擇佳看了，搖了搖頭，說你這孩子還帶着一個討飯碗來，怕我們家沒有吃飯的碗不成。天井也不知道她這麼說，是心裏不高興，不歡迎他，還是在開玩笑，說笑話，怯生生地說了一句：

「我爸說這碗很值錢，很值錢，缺錢的時候，你可以把它賣了。」

李擇佳聽了一怔，拿起那金邊飯碗，看了又看，似信非信地說：

「你爸說的？」

天井點了點頭。

李擇佳又追問了一句：

「你爸真這麼說的？」

天井又點了點頭，民有確實就是這麼說的，他匆匆忙忙地把這隻碗用衣服裹了，塞在了兒子書包裏，悄悄告訴他，說兒子你一定要記住，要告訴李園長，這碗是璩家祖上留下來的，可值錢了。這個碗到底值不值錢，天井自然是不知道的，那時候他對「值錢」兩個字甚至都沒甚麼概念，不過是把父親說過的話，對李擇佳再複述一遍。李擇佳倒是有些相信，璩家的祖上很闊，很有錢，會留些老玩意下來，有點值錢的東西不足為奇。

說這些話的時候，李擇佳家的阿四和阿五都在場，她們看着璩天井，覺得他十分可笑。阿四和阿五與天井年齡差不多，大家

在同一所小學同一年級讀書。阿四只比阿五大一歲，與天井是同班同學，阿五在隔壁班。那年頭男生和女生都不說話，見了面就像仇人似的，天井自然是認識阿四阿五，可是碰在一起，還是裝作不認識的樣子。在李擇佳家的女孩子中，阿四最漂亮，皮膚也最白，她白了天井一眼，很不屑地說了一句：

「甚麼破碗，不就是個討飯碗嘛，就是到我們家來討飯的，有甚麼了不起的，不就是看上去好看一點，甚麼碗不是一樣吃飯。」

阿五對天井的態度也不友好，同樣是不屑，同樣看不入眼，說：

「這碗，一看就知道是剝削階級用過的，一看到它，就能讓我們想到萬惡的舊社會，想到地主對貧下中農的壓迫。」

這個不起眼的金邊飯碗，這個當初被阿四看作到她們家來討飯的碗，在二十年後，被一位收藏古董的販子，以一萬元的價格，從阿四手中買了去。又過了十多年，在一本印刷精美的古董拍賣手冊上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一個與它十分相像的金邊飯碗，品相還遠不如它，拍賣的價格已經是高達三十萬元了。

4

現在，還是把故事拉回到費教授的二樓上，我們看到李擇佳發現了天井，看到她非常吃驚地看着他，想不明白他為甚麼會在費教授房間。我們看到天井衝着她跑過去，他只是想逃跑，李擇佳擋住了去路，想伸出手拉住他，想攔住他，可是已拉不住了，

他甩開了她，不，是用力拉了一下，確實是用了力。天井太慌張了，不計後果地用力一拉，李擇佳向後一仰，直接從樓道上摔了下去。

從二樓這麼仰着腦袋摔下去，李擇佳還沒明白過來怎麼一回事，便昏死過去。她甚至都沒來得及感到害怕，沒來得及感到疼痛，一切就已經發生了，一切就已經結束了。她的身體騰空飛了起來，向後飄移了一段距離，然後墜落了，墜落在陡峭的樓道上，沿着樓道往下滑，一直滑到樓下的地面上，然後，然後就甚麼都不知道了。

李擇佳做夢也不會想到，會有今天這樣的遭遇，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。她可以說是看着天井這孩子長大的，自己當幼兒園園長時，民有跑來求她收下他，那時候天井也就七八歲。「文革」剛開始那陣，民有和造反派又送他過來搭伙。再以後，因為與民有有了那層不清不白的關係，李擇佳經常能看到天井，看着他從一個甚麼都不懂的小毛孩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。現在的天井已十六歲，與當初在她家搭伙的那個小毛孩相比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那時候的天井還沒發育，比阿四阿五要矮一個頭。他膽子很小，吃在李擇佳家，她家全是女性，地方又小，沒地方安排他睡覺，到晚上，天黑了，不得不把他送回自己家，為此李擇佳還曾感到非常歉疚。

好在兩家住得不太遠，都在一條街上。夏日裏有人乘涼，紅衛兵還在走街串巷遊行，喊口號，高唱革命歌曲，宣傳毛澤東思想。吃完晚飯，洗了澡，留下換洗衣服，李擇佳堅持要送天井回家。十二歲的天井將不得不一個人住在家裏，問他害怕不害怕，

沒有人陪行不行，天井說不害怕，嘴上這麼說，心裏還是有些害怕。對於孩子們來說，大白天看熱鬧，甚麼都不會感到害怕，到了夜晚，房間裏只剩下他一個人，形影相弔，孤苦伶仃，心裏便變得有些異樣，多少還是有點恐慌。

那時候的天井又瘦又小，總會被別的孩子欺負。在李擇佳家搭伙，阿四和阿五也會欺負他，笑他人不大，個子不高，飯量卻比誰都大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他與阿四和阿五一起升入中學，原來小學的班級重新調整，進了中學，天井不再與阿四一個班，而是和她妹妹阿五在一個班。很快，天井開始發育了，男孩子要麼不長個子，要麼不長身體，真長起來十分快，過了沒多久，他突然就比阿四阿五姐妹高出了一個腦袋。

李擇佳從二樓摔下去的那一刻之前，天井根本沒時間去想後果有多嚴重。那時候，他只是想趕快離開，趕快離開費教授房間，趕快從費教授的房間裏衝出去。當時不可能考慮到有甚麼後果，顧不上有甚麼後果，他的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，一個最簡單的念頭，那就是趕快跑，趕快逃之夭夭。看着李擇佳跌下樓，天井突然感到了害怕。他意識到事情很不妙，後果可能很嚴重，她這麼直挺挺地摔下去，很可能就摔死了，很可能。

天井站在樓梯口往樓下看，看着重重摔在地上的李擇佳，看着她不動彈，看着她昏死過去。一時間，他完全給嚇傻了，嚇暈了，站在那一動不動，呆呆地看着樓下。如果李擇佳這麼一摔，摔死了，嚥氣了，那麼天井就是不折不扣的罪犯，就是殺人犯，是他殺死了她。天井一想到李擇佳的兩個女兒，也就是阿四和阿五那兩個丫頭，想到她們哭着喊着和他拚命，衝過來罵他打他，

心裏就一陣陣發毛。這個禍闖大了，闖得太大了，誰也饒不了他，誰也不會放過他。警察肯定會過來抓他，肯定會抓到他，殺人償命。天井本來只是個小偷，只是偷了費教授的錢，只是個賊，現在他已經是個殺人犯了。

天井小心翼翼地下樓，不敢發出一點聲響，躡手躡腳往下走。他走到李擇佳身邊，看到她嘴邊有血在流出來。這時候的李擇佳一動不動，眼睛似睜非睜，又好像是翻着白眼。天井不敢對她細看，不敢看她的臉，不知道她是死是活。看了看四周，除了能聽見外面知了聒噪的叫聲，並沒有其他的動靜。世界彷彿是靜止了，天井伸出腳，用腳尖碰了碰李擇佳僵硬的腳，踢了踢她的膝蓋，她沒有任何反應，她沒有一點知覺，就跟死過去一樣，跟真的死了一樣。

不知道是從哪一部電影上學來的，天井俯下身，把手放在李擇佳鼻子下試探。他想試試她還有沒有呼吸，因為緊張，因為恐慌，天井的額頭上全是汗，他把手縮了回來，抹了抹自己頭上的汗珠，甩了甩手，把汗珠甩掉，然後再把手伸到李擇佳的鼻子底下。他感覺不到任何呼吸，甚麼感覺都沒有，看來她是真的嚥了氣，她顯然已經死了。就在這時候，遠處有了人聲，是說話的聲音。天井好像得到某種暗示，好像是有人在對他說話，在攛掇他快跑，讓他趕快逃離犯罪現場。毫無疑問，李擇佳死了，天井相信李擇佳已死，認定她肯定死了。殺人要償命，天井殺死了李擇佳，李擇佳被天井殺死了，他罪大惡極，他罪不可赦，難逃一命抵一命的懲罰。

天井拔腿就跑，不知道該往哪跑，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，趕

快離開這裏，趕快跑。轉眼來到了外面的巷子裏，巷子裏有行人，行人不太多，天井也不敢看行人，似乎他不看行人，不對着行人看，行人也不會看他。不一會，天井到了自家門口，到了家門口卻又不敢進去，覺得警察很可能已在他家等候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警察抓到他會怎麼樣呢，當然會審問，然後會怎麼樣呢，然後就應該是槍斃了。想到這些，天井覺得自己的腦袋瓜，猛地疼了一下。

說起來，天井會落到今天這一步，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，要怪就要怪他爹民有。是民有讓他去費教授那裏偷錢的，偷錢就偷錢吧，偷了，還嫌多，又非要叫兒子再去還掉一部分。這個事情實在是太荒唐，上樑不正下樑歪，做父親的竟然要兒子去當賊，要兒子去偷竊。都說父命不可違，天井向來是個聽話的孩子，誰的話都會聽，都能聽進去，現在是他爹要他去偷錢，怎麼會有不接受的道理。

民有為甚麼要讓兒子去偷錢，為甚麼要讓兒子做小偷，他解釋得頭頭是道，理直氣壯義正詞嚴。好像根本就不是去偷，只是讓天井去拿回本應該屬於民有的東西。事情的由頭並不複雜，就在前幾天，費教授一下子補發了一大筆錢，這筆錢數額巨大，一般人聽了都會嚇一大跳。具體的數額是差不多七千塊錢，在 1970 年，這是一個天文數字，畢竟那時候一個雞蛋只要幾分錢，一斤豬肉也才幾毛錢。按照民有的解釋，如果不是他幫着老先生出主意，不是他出謀劃策，不是他設計好了縝密的討要方案，費教授根本不可能得到這筆扣發的工資。

費教授是教育部評定的二級教授，每個月工資有二百四十八